

小方石铺成的马路上,烈日灼得空气颤抖,路北一排屋舍几成蒸笼,沿途望不见一棵树,唯一阴翳的地方是屋与屋之间的夹弄,偶尔一丝风穿过,送来孩子们玩耍的叫喊声,带来极热午后的一丝生气。夹弄成了孩子们暑假的游乐场,打弹子、甩刮片,时而争吵起哄。夹弄垣墙灰暗斑驳,两厢参差错落的窗户都敞开着,好不容易盼来穿堂风,却叫孩子们的喧闹搅了大人们午间的瞌睡,窗户里不知谁家大人骂山门,孩子们一哄散去。这群孩子中有我,上世纪60年代末,我在上海东北角齐齐哈尔路祖母家度假。

马路纳凉琐忆

戴民

灰溜溜回祖母家,踏入门槛,几乎跳着进去,屋子前庭水门汀陷于马路地面尺余。门旁一只煤球炉正旺,镡子架在炉口吱吱作响,祖母熬着猪油,半晌,捞出油渣,拣一块塞我嘴里,瞬间满嘴喷香,咀嚼半天不忍咽下。“猴儿,把门板同凉席拿出来,都生虫啦。”祖母操南通家乡话,边说边朝我撇嘴。我手忙脚乱搬东西,搁在滚烫的路沿,祖母拎一把吊壶,步履蹒跚,走出屋子,将壶中滚水冲着门板和凉席浇洒,须臾,臭虫自木板和凉席缝隙处爬出,我奋起碾踏,“噗,噗”。

屋前晃过一个斜挎四方木箱拍打箱板的人,双

颊遮着毛巾,烈日下的叫卖声嘶哑。祖母跨出屋门,喊住那人,从襟怀里摸出布钱袋,抠出几只角子道:“拿(拿)一根,寻寻看,啊有断的?”祖母显然晓得窍门:棒冰四分钱一根,断的三分钱,卖棒冰的翻箱

摇头,递来一支完整的。我猴急,抓住棒冰拐入夹弄闷头嚼吸,好爽啊,一阵风掠过,堂弟蓦地闪在眼前,眼珠子弹出,我一怔,赶紧咬一口,余下半根不得不递给他,不情愿在想,闷吃大概不长肉。

日头渐渐落下去,给水站人簇成一条龙,兄弟俩照例拎水桶来回跑,先注满水缸,后自家门前提桶浇水,给地面降温,水泼洒发烫的路面,尘土瞬间凝结朵朵灰窝,水蒸气冒上来。男孩清一色平脚裤,当众举起水盆从头顶浇到脚,女孩子端起大脚盆躲进闷热的屋里沐浴,大人即将落班,孩子急吼吼写作业,家庭主妇忙着捅炉、淘米,洗的洗,切的切,炒的炒,锅碗瓢盆声响一片。

太阳终于隐去,湛蓝的天空尚且清亮,沿路屋子里男女老少像蜻蜓出洞般探出身。抬眼望去,男人光着膀子,女人穿着花布格子衫,胖的瘦的、老的少的,川流不息,身影幢幢。隔壁四老爹手执茶壶,搭一件紫烟色细洁汗衫,下系水灰直罗长裤,委身藤椅,四角凳为桌,一碟花生米,半瓶烧酒笃悠悠斟满酒杯,旁若无人而顾自啜饮起来。

我与堂弟忙着用条凳支起铺板,搭好一张床,铺上凉席,抬来一张四方桌,眼睛不时张望马路尽头,远见大伯躬身踩脚踏车归来,大伯在一家劳防用品店做活,白天踩三轮车为厂家用户送货。他刚歇脚,我绞湿毛巾替他擦身,大伯抚摸着汗渍渍的脑瓜,顺手从后车架取下四个啤酒瓶,让我去打了一桶井水,瓶子悉数沉入桶底。大伯在桌前



回望 王文明作

今年本市中考语文作文题“会心之乐”,要想写好“会心”,写出佳作,不容易。细细想来,会心毕竟是人与人交心交神,心灵契合,非朝夕可得,瞬间知晓。其间两颗交会之心,必然越千山,趟万水,去雾霾,拨迷雾,方会于此,始得快乐。再者,所写“会心之乐”,会心是何,会心在哪,会心几何,必然有高下优劣之分。

写好此题确实不易,所谓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。要写好考场作文,或许功夫在言外。确实,学习、生活中道理,是存于事物外象的内核,假如没有一颗穷究之心,没有养成静心沉思的习惯,是不可能发现令人信服的道理,获取会心之乐的。苏轼《琴声》有言:“若言琴上有琴声,放在匣中何不鸣?若言声在指头上,何不予君指上听?”于平常琴

养育

读完女娲造人的故事,我笑了。

那时候我大概八九岁的样子,上小学三年级,认识的汉字已经能让我看懂一些简单的文字。在公社农机站工作的父亲开着拖拉机去了一次县城,回来的时候,给我买了一本书:《中国神话故事》。薄薄的一册,有拼音注音,有精美插图。从拿到书的那一刻,我就爱不释手地读了起来,就读到了女娲造人的故事,读完,我就笑了。

“这个玩泥巴的女孩子,真可怜,也没有人陪她玩儿。”我心里想。那是在我的家乡,青海湖畔一个叫铁卜加的小牧村。夏日的清晨,太阳挂在东山顶上,一点点地攀升着,阳光没有白日里的灿烂夺目,显得柔和酥软,像是母亲从奶桶里刚刚捞出来的一坨酥油。它被一抹彤云裹挟着,又像是一个剃了光头的男孩子,把脖子缩在赤狐皮毛做成的围脖里,睡眼惺忪。如果给这个光头男孩儿画个眉眼,那一定是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。

学校放了暑假,我从一个小学生变成了家里的牧童。每天清晨,早起的母亲挤完牛奶,回屋烧好了奶茶,招呼着一家人吃完了早餐,她又开始忙碌起来:把所有的成年大牛从拴牛绳上解开,把它们赶到牧村外围的草滩上,又返回家里,开始捡拾拴牛绳周围的牛粪,一边捡着牛粪,一边喊着我的乳名,让我出门解开依然拴在拴牛绳上的小牛犊们,把它们赶到另外一片草滩上放牧。

我赖在被窝里不想起床。但太阳已经开始干活儿了,再不愿意,照亮大地是它的责任和义务。所以我也不能赖在床上,放牧小牛犊是我的责任和义务。这样想着,我极不情愿地走出家门,解开拴牛绳上的小牛犊,开始了一天的游牧生活。

放牧是孤独的,这也是我不情愿放牧的主要原因。赶着小牛犊,小牧村渐行渐远,草滩慢慢变得阔大起来,并且越来越大,甚至用得上荒野这个词了。阔大的荒野却让我变得很小很小,小得就像一只蚂蚁一样。小小的我立刻感到了孤独。举目望去,山很远,更远的还有深邃的蓝天和蓝天上的白云。嗖嗖的风声被孤独放大

坐卧,跷起二郎腿,从香烟壳里掏出两角钱,递我一眼,我已捧着瓷酒盅,拿着去路角边烟纸店替他零碎“五加皮”(酒名)。这顿露天夜饭,挨家挨户像别苗头,各自端出菜肴,不肯落下寒酸相。我家凑足六菜一汤:油余豆瓣、梅干菜烧肉、蒜泥豆腐、萧山萝卜干炒毛豆、猪油渣煮青菜、干煎咸带鱼、一大碗冬瓜虾米汤,一家八口凑齐坐下,等候大伯起杯举箸,全家人才敢动筷。“小赤佬既没规矩,阿爷勿动筷,急点啥?”三桌之外的苏州章

阿婆嗔怪外孙。邻桌苏北二姨挑自家碗里一块肉,送到小碗里,啧啧:“小把戏嘛!大了就懂事了。”大伯酒酣微醺兀自慷慨:“爹爹在生辰光多体面,沧州饭店做财务总监,钞票么捞捞,哎,苦了阿拉娘啊。”祖母晚大伯一眼:“猴哇,喝多少夜壶水,嚼啥舌根呢?”祖上故事,通常都是饭桌上听来的。

各家饭桌拾掇得当,天气尚薄热难当,上班的人只想晒倒,但屋里仍似烘箱烤炉。马路纳凉继而换成娱乐消遣。二胡悠扬,口箫瑟,浅吟低唱,此起彼伏;四老爹摆上棋盘,借着路灯余光,与人下象棋;我盘腿板床,三五玩伴围着我讲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》。是我现炒现卖——白天野亭子间,翻一本破旧泛黄的《水浒传》,书页掐头去尾,只剩薄薄的章节,看得人迷,竟灼了一身痒子。

大伯手里拨弄一只方盒子,那是堂兄组装简陋的矿石机,喇叭里吱吱呀呀,隐约听得:“适才听得司令讲,阿庆嫂、嫂……”音色戛然而止,堂兄翻开机子,耐心滑动线圈,《沙家浜》智斗戏文断断续续,噪声不绝。祖母摇一把蒲扇,矮凳上闭目养神,已然忘却周遭。上半夜,四老爹唤家

堡镇老街,在崇明中部偏东奔流不息的长江南岸边已经生存了300多年。相传明万历四十五年,为抵御倭寇入侵,当地村民在朝廷的带领下,在堡镇周围高筑城堡。到了顺治十六年,村民逐渐沿土堡周围聚居,商业随之发展,形成市镇,由此得名堡镇。旧时的堡镇棉纱业发达,那时全崇明的棉花和纱布业,最旺盛处就在堡镇,可谓家家种植棉花,户户纺纱织布。据记载,20世纪初,崇明爱国实业家杜少如与他人联手在堡镇开办了一家花布店。后又在我国家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王清穆的支持下,与他人合作,集资创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,先后在堡镇建成大通纱厂和富安纱厂(即上海国棉三十五厂的前身),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。于是,堡镇街头,布店星罗棋布,本岛及外地客户纷纷前来布匹交易,一派繁忙。

玩泥巴的女孩子

龙仁青

遮无拦地照耀着大地,它把一个小小的影子给了我,影子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,就像是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的孤独。

孤独到了极致,就需要设法消解孤独,怎么消解呢,牧童自有牧童的方法。我曾在一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叫扎括的牧人,我是这样写的:

那时候,扎括迷上了聊天。他与花聊天,与草聊天,与野百灵黑蚂蚁聊天,他觉得水晶晶花天真直率,不做作,不高兴了就生气,生气了就发脾气,啥就是啥,不拐弯抹角声东击西,挺对扎括的脾气。

在这篇小说里,我还写了扎括和一片白云的对话:扎括忽然想起昨天和一片白云约好了,今天要在西边山头上与它聊天,他和云彩说过不见不散的,便急忙往西山那边走去。

白云已经来了。昨天它是一头白牦牛的样子,今天它换了个模样,说不上像啥,有点像以前阿爸头上的那顶礼帽,又有点像寺院里庄重冷峻的白色佛塔。

“对不起,我来晚了。”扎括看到白云一脸严肃的样子,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。“没事儿,我也刚来。”白云的声音与昨天一样好听。一句话,扎括心里就平和了许多。

“今天想聊什么呢?”白云问扎括。“随便,天南地北。”扎括说。

小说里这个叫扎括的牧人,他的经历,其实就是我小时候放牧时的经历。这不是虚构。

有了这样孤独的经历,再读到女娲造人的故事,我立刻读出了女娲的孤独,心里充满了对她的同情——她想有人和她一起玩儿,可是,举目四望,却见不到一个人,于是她就玩泥巴,消解满心的孤独。至于她造人的说法,我想那应该是这个叫女媧的女孩子自己想象出来的,就像我想象出来扎括与白云聊天一样——也许是后人杜撰的,把她玩泥巴的行为说成了造人。

萧瑟,浅吟低唱,此起彼伏;四老爹摆上棋盘,借着路灯余光,与人下象棋;我盘腿板床,三五玩伴围着我讲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》。是我现炒现卖——白天野亭子间,翻一本破旧泛黄的《水浒传》,书页掐头去尾,只剩薄薄的章节,看得人迷,竟灼了一身痒子。

大伯手里拨弄一只方盒子,那是堂兄组装简陋的矿石机,喇叭里吱吱呀呀,隐约听得:“适才听得司令讲,阿庆嫂、嫂……”音色戛然而止,堂兄翻开机子,耐心滑动线圈,《沙家浜》智斗戏文断断续续,噪声不绝。

祖母摇一把蒲扇,矮凳上闭目养神,已然忘却周遭。上半夜,四老爹唤家

堡镇老街,在崇明中部偏东奔流不息的长江南岸边已经生存了300多年。相传明万历四十五年,为抵御倭寇入侵,当地村民在朝廷的带领下,在堡镇周围高筑城堡。到了顺治十六年,村民逐渐沿土堡周围聚居,商业随之发展,形成市镇,由此得名堡镇。旧时的堡镇棉纱业发达,那时全崇明的棉花和纱布业,最旺盛处就在堡镇,可谓家家种植棉花,户户纺纱织布。据记载,20世纪初,崇明爱国实业家杜少如与他人联手在堡镇开办了一家花布店。后又在我国家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王清穆的支持下,与他人合作,集资创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,先后在堡镇建成大通纱厂和富安纱厂(即上海国棉三十五厂的前身),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。于是,堡镇街头,布店星罗棋布,本岛及外地客户纷纷前来布匹交易,一派繁忙。

堡镇老街,在崇明中部偏东奔流不息的长江南岸边已经生存了300多年。相传明万历四十五年,为抵御倭寇入侵,当地村民在朝廷的带领下,在堡镇周围高筑城堡。到了顺治十六年,村民逐渐沿土堡周围聚居,商业随之发展,形成市镇,由此得名堡镇。旧时的堡镇棉纱业发达,那时全崇明的棉花和纱布业,最旺盛处就在堡镇,可谓家家种植棉花,户户纺纱织布。据记载,20世纪初,崇明爱国实业家杜少如与他人联手在堡镇开办了一家花布店。后又在我国家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王清穆的支持下,与他人合作,集资创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,先后在堡镇建成大通纱厂和富安纱厂(即上海国棉三十五厂的前身),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。于是,堡镇街头,布店星罗棋布,本岛及外地客户纷纷前来布匹交易,一派繁忙。

堡镇老街,在崇明中部偏东奔流不息的长江南岸边已经生存了300多年。相传明万历四十五年,为抵御倭寇入侵,当地村民在朝廷的带领下,在堡镇周围高筑城堡。到了顺治十六年,村民逐渐沿土堡周围聚居,商业随之发展,形成市镇,由此得名堡镇。旧时的堡镇棉纱业发达,那时全崇明的棉花和纱布业,最旺盛处就在堡镇,可谓家家种植棉花,户户纺纱织布。据记载,20世纪初,崇明爱国实业家杜少如与他人联手在堡镇开办了一家花布店。后又在我国家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王清穆的支持下,与他人合作,集资创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,先后在堡镇建成大通纱厂和富安纱厂(即上海国棉三十五厂的前身),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。于是,堡镇街头,布店星罗棋布,本岛及外地客户纷纷前来布匹交易,一派繁忙。

了,间或传来的鸟叫声也在风中走了调。除此,四围看不到一个人影。太阳高悬在上空,无

孤独到了极致,就需要设法消解孤独,怎么消解呢,牧童自有牧童的方法。我曾在一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叫扎括的牧人,我是这样写的:

那时候,扎括迷上了聊天。他与花聊天,与草聊天,与野百灵黑蚂蚁聊天,他觉得水晶晶花天真直率,不做作,不高兴了就生气,生气了就发脾气,啥就是啥,不拐弯抹角声东击西,挺对扎括的脾气。

在这篇小说里,我还写了扎括和一片白云的对话:扎括忽然想起昨天和一片白云约好了,今天要在西边山头上与它聊天,他和云彩说过不见不散的,便急忙往西山那边走去。

白云已经来了。昨天它是一头白牦牛的样子,今天它换了个模样,说不上像啥,有点像以前阿爸头上的那顶礼帽,又有点像寺院里庄重冷峻的白色佛塔。

“对不起,我来晚了。”扎括看到白云一脸严肃的样子,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。“没事儿,我也刚来。”白云的声音与昨天一样好听。一句话,扎括心里就平和了许多。

“今天想聊什么呢?”白云问扎括。“随便,天南地北。”扎括说。

小说里这个叫扎括的牧人,他的经历,其实就是我小时候放牧时的经历。这不是虚构。

有了这样孤独的经历,再读到女娲造人的故事,我立刻读出了女娲的孤独,心里充满了对她的同情——她想有人和她一起玩儿,可是,举目四望,却见不到一个人,于是她就玩泥巴,消解满心的孤独。至于她造人的说法,我想那应该是这个叫女媧的女孩子自己想象出来的,就像我想象出来扎括与白云聊天一样——也许是后人杜撰的,把她玩泥巴的行为说成了造人。

萧瑟,浅吟低唱,此起彼伏;四老爹摆上棋盘,借着路灯余光,与人下象棋;我盘腿板床,三五玩伴围着我讲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》。是我现炒现卖——白天野亭子间,翻一本破旧泛黄的《水浒传》,书页掐头去尾,只剩薄薄的章节,看得人迷,竟灼了一身痒子。

大伯手里拨弄一只方盒子,那是堂兄组装简陋的矿石机,喇叭里吱吱呀呀,隐约听得:“适才听得司令讲,阿庆嫂、嫂……”音色戛然而止,堂兄翻开机子,耐心滑动线圈,《沙家浜》智斗戏文断断续续,噪声不绝。

祖母摇一把蒲扇,矮凳上闭目养神,已然忘却周遭。上半夜,四老爹唤家

堡镇老街,在崇明中部偏东奔流不息的长江南岸边已经生存了300多年。相传明万历四十五年,为抵御倭寇入侵,当地村民在朝廷的带领下,在堡镇周围高筑城堡。到了顺治十六年,村民逐渐沿土堡周围聚居,商业随之发展,形成市镇,由此得名堡镇。旧时的堡镇棉纱业发达,那时全崇明的棉花和纱布业,最旺盛处就在堡镇,可谓家家种植棉花,户户纺纱织布。据记载,20世纪初,崇明爱国实业家杜少如与他人联手在堡镇开办了一家花布店。后又在我国家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王清穆的支持下,与他人合作,集资创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,先后在堡镇建成大通纱厂和富安纱厂(即上海国棉三十五厂的前身),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。于是,堡镇街头,布店星罗棋布,本岛及外地客户纷纷前来布匹交易,一派繁忙。

堡镇老街,在崇明中部偏东奔流不息的长江南岸边已经生存了300多年。相传明万历四十五年,为抵御倭寇入侵,当地村民在朝廷的带领下,在堡镇周围高筑城堡。到了顺治十六年,村民逐渐沿土堡周围聚居,商业随之发展,形成市镇,由此得名堡镇。旧时的堡镇棉纱业发达,那时全崇明的棉花和纱布业,最旺盛处就在堡镇,可谓家家种植棉花,户户纺纱织布。据记载,20世纪初,崇明爱国实业家杜少如与他人联手在堡镇开办了一家花布店。后又在我国家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王清穆的支持下,与他人合作,集资创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,先后在堡镇建成大通纱厂和富安纱厂(即上海国棉三十五厂的前身),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。于是,堡镇街头,布店星罗棋布,本岛及外地客户纷纷前来布匹交易,一派繁忙。

堡镇老街,在崇明中部偏东奔流不息的长江南岸边已经生存了300多年。相传明万历四十五年,为抵御倭寇入侵,当地村民在朝廷的带领下,在堡镇周围高筑城堡。到了顺治十六年,村民逐渐沿土堡周围聚居,商业随之发展,形成市镇,由此得名堡镇。旧时的堡镇棉纱业发达,那时全崇明的棉花和纱布业,最旺盛处就在堡镇,可谓家家种植棉花,户户纺纱织布。据记载,20世纪初,崇明爱国实业家杜少如与他人联手在堡镇开办了一家花布店。后又在我国家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王清穆的支持下,与他人合作,集资创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,先后在堡镇建成大通纱厂和富安纱厂(即上海国棉三十五厂的前身),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。于是,堡镇街头,布店星罗棋布,本岛及外地客户纷纷前来布匹交易,一派繁忙。

海南多荔枝园,满树红果无数,圆胖鲜红,阳光下一园吉祥。园主多售卖鲜果,入得园内,自行无度摘食。如苏轼所说,荔枝正熟,就林恣食,亦一快也。

荔枝肉莹白如冰似雪,吃得十来颗,饱腹不已。古人诗词文章欢喜夸张,“白发三千丈”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“歌罢海动色,诗成天改容”之类,自有跌宕。然苏东坡作诗说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,到底泥实了一些,好在“不辞常作岭南人”一句荡开了。

荔枝极入画,寓意吉利。八大山人画果盘,半盛三五颗荔枝,当真尤物——故国不在,生逢乱世的尤物,况味不同寻常。齐白石为荔枝写生无数,说果实之味,唯荔枝最美,且入图第一,又说牡丹为花之王,荔枝为果之先。齐白石的荔枝,多是在浅红底子上以西洋红点成,格调尤高。有一回画已完成,老人意犹未尽,拈笔墨濡涂了两个黑荔枝,全画跳出,映得红荔枝更加鲜活水灵。

有人画荔枝是怪物,有人画荔枝是脏物,有人画荔枝是玩物,有人画荔枝是傲物,有人画荔枝是失物,有人画荔枝是旧物,有人画荔枝是遗物,有人画荔枝是俗物,有人画荔枝是尤物……

怪物里有一番茕茕孑立,脏物里有一番贼眉鼠眼,玩物里有一番闲情逸致,傲物里有一番负手向天,失物里有一番失魂落魄,旧物里有一番逝水年华,遗物里有一番白头宫女,俗物里有一番家长里短,尤物呢?风华也,尤物善感尤物移人。

园中荔枝大可尽兴丰收,纸上荔枝却不能太满。文微明画荔枝,老树新果,铺满挂轴,不如齐白石小品有味。友人曾赠我纸本《荔枝蜻蜓》,一挺荔枝绿叶红果,一只蜻蜓俯身飞来,栩栩如生有翩然之姿。

荔枝红、樱桃红、桃红、瓜瓢红,不同的红不同的格。荔枝之格在桃、西瓜之上,有一抹风尘仆仆甚至超过了樱桃。

吃完荔枝,清清爽爽。荔枝好吃,好吃在清香上。昔人以为荔枝味似软枣,实在风马牛不相及。软枣是软枣味,荔枝是荔枝味。荔枝有清香,食之如在初夏荷花旁闻到满池莲荷的清气。莲藕也清香,但没有荔枝的清香悠远绵长。

一些人嫌荔枝清淡。荔枝寄情以清,入味以淡。许多年以后追忆逝水年华,想起荔枝,会觉得清得悠远,会觉得淡得绵长。荔枝清而有味,淡而有味,一位面容丰腴肌肤粉嫩的女子跳出红尘,身上现出隐士气,自有一种宝相庄严。

荔枝是寂静之食,没有欲望。榴莲、芒果能感觉到生命之热。荔枝像春风细雨,芒果如夏风梅雨,榴莲红尘万丈,可谓水果里的荤腥。荔枝不容易,这一枚南方佳果归绚丽于平淡,大不容易,有佳日风味。

日啖荔枝三五颗,好日子细水长流。荔枝不耐贮藏,一日易色,二日香变,三日改味,四五天后,色香味尽去矣。

杨玉环生于蜀地,好食荔枝。岭南海南所生荔枝尤胜蜀地,唐明皇每岁飞驰以进。后人将杨玉环当年所食的品种取名“妃子笑”,得因杜牧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诗句。

我喜欢妃子笑,果大、肉厚、色美、核小、味甜。一食倾城,再笑倾国,三笑倾情,寄情于味的情。近来暑气甚烈,寄情于味,可娱小我也。

有蜜蜂采荔枝花,酿成荔枝蜜,我没喝过。据说甜香里带股清气,很有些鲜荔枝味儿。

人捧出西瓜,剖一半送我家,大伯支我取出铅桶里四个瓶子,原来是商店配给他消暑的盐汽水,舍不得喝带回家,大伯那两瓶回四老爹家。少顷,西瓜、盐汽水落肚,睡意浮头。

繁星满空,夜深露重,大人相携返回屋里,我们一帮顽童,裹被单仰面苍穹,

沉沉睡去。直到清晨,又是一个不饶人的闷热天。马路纳凉寄寓盛夏,却将当下人情冷暖,换作往昔人烟烟火。

堡镇老街,在崇明中部偏东奔流不息的长江南岸边已经生存了300多年。相传明万历四十五年,为抵御倭寇入侵,当地村民在朝廷的带领下,在堡镇周围高筑城堡。到了顺治十六年,村民逐渐沿土堡周围聚居,商业随之发展,形成市镇,由此得名堡镇。旧时的堡镇棉纱业发达,那时全崇明的棉花和纱布业,最旺盛处就在堡镇,可谓家家种植棉花,户户纺纱织布。据记载,20世纪初,崇明爱国实业家杜少如与他人联手在堡镇开办了一家花布店。后又在我国家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王清穆的支持下,与他人合作,集资创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,先后在堡镇建成大通纱厂和富安纱厂(即上海国棉三十五厂的前身),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。于是,堡镇街头,布店星罗棋布,本岛及外地客户纷纷前来布匹交易,一派繁忙。

堡镇老街,在崇明中部偏东奔流不息的长江南岸边已经生存了300多年。相传明万历四十五年,为抵御倭寇入侵,当地村民在朝廷的带领下,在堡镇周围高筑城堡。到了顺治十六年,村民逐渐沿土堡周围聚居,商业随之发展,形成市镇,由此得名堡镇。旧时的堡镇棉纱业发达,那时全崇明的棉花和纱布业,最旺盛处就在堡镇,可谓家家种植棉花,户户纺纱织布。据记载,20世纪初,崇明爱国实业家杜少如与他人联手在堡镇开办了一家花布店。后又在我国家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王清穆的支持下,与他人合作,集资创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,先后在堡镇建成大通纱厂和富安纱厂(即上海国棉三十五厂的前身),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。于是,堡镇街头,布店星罗棋布,本岛及外地客户纷纷前来布匹交易,一派繁忙。

堡镇老街,在崇明中部偏东奔流不息的长江南岸边已经生存了300多年。相传明万历四十五年,为抵御倭寇入侵,当地村民在朝廷的带领下,在堡镇周围高筑城堡。到了顺治十六年,村民逐渐沿土堡周围聚居,商业随之发展,形成市镇,由此得名堡镇。旧时的堡镇棉纱业发达,那时全崇明的棉花和纱布业,最旺盛处就在堡镇,可谓家家种植棉花,户户纺纱织布。据记载,20世纪初,崇明爱国实业家杜少如与他人联手在堡镇开办了一家花布店。后又在我国家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王清穆的支持下,与他人合作,集资创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,先后在堡镇建成大通纱厂和富安纱厂(即上海国棉三十五厂的前身),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。于是,堡镇街头,布店星罗棋布,本岛及外地客户纷纷前来布匹交易,一派繁忙。

荔枝记

胡竹峰

